



史·達斯卡洛夫著

加爾喬



中國青年出版社

加爾喬

史·達斯卡洛夫著

徐吉貴 殷伯和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С. ДАСКАЛОВ
ГАРЧО
ДЕТИИЗ
МОСКВА, 1953

書號 666 文學 139

加爾喬

著 者 [保加利亞] 史·達斯卡洛夫

譯 者 徐 吉 貴 殷 伯 和

青年·開明聯合組稿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十二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

印張 8 1/4 字數 152,000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6) 0.72 元

印數 1—2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序

保加利亞從法西斯蹂躪下解放出來以後，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在頭幾年裏，保加利亞的許多進步作家，把過去不久的各種事件，寫成了新的作品。他們給讀者敘述了解放前保加利亞人民苦難的生活；敘述了他們反抗野蠻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敘述了反抗希特勒劊子手及保加利亞賣國統治者——保皇法西斯的鬥爭。

作家史·達斯卡洛夫，生於一九〇九年。他在農村中長大後，便在鄉村小學裏作教師。這使作家能夠在他的作品裏，忠實而鮮明地反映了保加利亞農民的生活，寫出了農民的階級覺悟逐漸提高的過程，描寫了他們在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下，爭取自由和幸福生活的鬥爭。本書是作者所寫的長篇小說路的第一部。在這本書裏，達斯卡洛夫敘述了貧苦的少年僱工加爾喬的歷史，他是在保加利亞最艱苦的年代裏成為革命青年底組織者和領導者的。

小說所寫的事件，發生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間。

通過軍事法西斯政變（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奪取了政權的政府，把最後一點資產階

級民主都完全拋棄了。保加利亞共產黨被宣佈爲非法的政黨，她的報紙也被封閉了。爲了壓抑人民羣衆中日益增長起來的反抗力量，這個政府會使出了所有力量；對國內一切進步勢力，特別是對蘇聯友人，採取了最殘暴的恐怖手段。法西斯政府派出了一隊隊的武裝軍警來鎮壓罷工工人和進步青年（奮起反抗壓迫和剝削的大、中學生）。但是恐怖手段愈殘酷，勞動羣衆的隊伍就愈緊密地團結在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周圍。

這是工人運動高漲的年代。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保加利亞共產黨在保加利亞人民愛戴的領袖季米特洛夫的領導下，清洗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保加利亞人民的敵人。黨提出了它的任務：把城鄉勞動羣衆團結到統一的人民陣綫中，以便堅決地向保利斯王的法西斯專政回擊，以便反對戰爭、爭取和蘇聯建立友好關係。於是黨員們便在合作社、閱覽室、職工會及文教團體中展開了廣泛的解釋工作。一九三七年成立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爲爭取恢復人民民主權利；即恢復德爾諾佛憲法①、按舊選舉法選舉國民大會及廢除一切違憲的法律而鬥爭；並且還提出了取締一切黑幫分子組織及法西斯組織的要求。

① 一八七九年，在德爾諾佛城通過的舊保加利亞資產階級憲法。在當時是一部進步的民主憲法。

就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展開了小說的場面。

我們開始和書中的主角（熱情的、生氣勃勃的小伙子）認識，是在他飽受舊主人虐待，出來另找工作，而流落到茲拉大爾村卡明大叔家的時候。卡明師傅收了加爾喬作徒弟，並慈父般地關懷着他，幫助這個還沒有完全發育的少年選擇了正確的生活道路。關心這個少年僱工的命運的黨員教師海多道夫所領導的夜校，也幫助了加爾喬。加爾喬在和農村裏進步青年的交往中得到了許多教益。這樣就逐步地形成了他的性格。

加爾喬因教師海多道夫事件被警察分局傳訊後，在生活上起了急劇的轉變。他跑到了城裏，尋找躲避警犬魔爪的避難所。加爾喬到了工廠以後，因為親身體驗到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殘酷，便積極地參加了光榮的保加利亞工人運動。

在本書裏，我們和加爾喬的分別，是在他動身去茲拉大爾村的時候。他去那裏時已經是個健壯的、勇敢的人民戰士（鼓動者和宣傳員）了。他給農民們帶來了真理。

我們堅決地相信，不管在他面前會有什麼艱難困苦，他永遠也不會從他所選定的道路上退回了。

他和其他千百萬保加利亞優秀兒女一樣，把爭取祖國光明未來的鬥爭看做是自己的幸福。

達斯卡洛夫描繪了反抗法西斯主義的英勇戰士的完整形象，寫出了共產黨員在工農羣衆中間的工作情形。

鐵匠師傅卡明是一九二三年反法西斯人民起義的參加者，他在三十年代仍然是共產黨的忠實信徒。

教師海多道夫是茲拉大爾村農民羣衆的組織者，是保加利亞共產黨活動分子之一。通過海多道夫在茲拉大爾村的活動，達斯卡洛夫說明了共產黨員們在人民中間擁有多麼巨大的威信，說明了他們被周圍的人多麼誠懇地愛戴着。黨在這些艱苦歲月裏委任一些人組織青年共產主義小組，把農村合作社和人民閱覽室轉變爲教育廣大人民羣衆的基地，海多道夫就是那些受委任的人們中的一個。合作社在當時是合法的，共產黨員就利用它作爲鼓動羣衆和在廣大人民羣衆中進行政治教育的講台。

保加利亞的合作化運動，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前就有的，尤其是在農民羣衆中間，合作社曾經有過廣泛的開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民們企圖通過互助合作的辦法避免剝削和高利貸，以便保存自己經濟上的獨立性。合作社按其性質來說，是多種多樣的：有信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保加利亞人民在蘇聯紅軍幫助下，把德國佔領者及保加利亞法西斯分子驅逐出去，建立了民主制度，從而有可能積極參加政治生活。

貸合作社，有葡萄農與葡萄酒業合作社，有煙草合作社和畜牧合作社等等。但在一般情況下，當時勞動羣衆要經濟獨立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許多合作社常常不得不在經濟上依賴大銀行或商業資本家，這樣，它底社員自然也就不受人殘酷地剝削了。

在共產黨員佔領導地位的合作社裏，在改良耕作方法及提高穀物產量等方面，都進行了巨大而有意義的工作。這些合作社所屬的真正的人民閱覽室，在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在閱覽室裏，共產主義思想曾經被廣泛地宣傳着。

保加利亞共產黨對人民的影響一天天地擴大着。保加利亞的法西斯統治者，非常害怕合作社和閱覽室會轉變爲散佈這種影響的核心，於是就設法用一切力量來限制它們的活動。達斯卡洛夫在他的書裏也講到了這一點。

作者通過德國法西斯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保加利亞勞動人民反抗保皇法西斯集團的鬥爭底描述，寫出了保加利亞共產黨所進行的英雄的、充滿艱難困苦的鬥爭。這個鬥爭就是爭取羣衆、爭取對羣衆進行政治教育，迎接即將到來的使人民民主制度在保加利亞取得勝利的戰鬥。

本書係長篇小說路第一部的節譯本。

伊·謝普土諾夫

內 容 提 要

加爾喬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少年，作者通過僱工加爾喬的歷史，敘述了解放前保加利亞人民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反抗希特勒匪幫及保加利亞賣國統治者的鬥爭。

加爾喬本來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子，因為家庭貧困，在母親去世後，不得不出外去找工作餬口；在飽受僱主虐待之後，加爾喬最後來到鐵匠卡明的家裏。卡明很關心加爾喬，~~教育~~他，培養他，幫他選擇了正確的生活道路。在卡明的村裏，有個名叫海多道夫的老師，加爾喬在他所領導的夜校裏辛勤地學習，受到了許多教益，並在這裏逐漸形成了他的性格。後來，海多道夫被警察局逮捕了。海多道夫的被捕在加爾喬的生活上引起了很大的變化。為了避免警察的追捕，他不得不逃到城裏去，進了一間工廠做工。在工廠裏他親身體驗到資本主義剝削的殘酷，於是更積極地參加了保加利亞的工人運動。



卡明師傅一家人剛剛坐下來吃晚飯，忽然院子裏的狗大叫起來。

「誰呀？」瑪利查嬌嬌打開門，望着黑處問。

院子裏一個陌生的少年用棍子趕着兇惡的狗。

「啐！滾開，立什科！」瑪利查嬌嬌在門坎上叫道。

少年躲開向他逼近的狗，一脚就跳到台階上，跨進了被爐火照得通亮的廚房。那條狗像平常屋裏來了生人一樣，默默地跟着他，但是瑪利查嬌嬌將房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少年給主人敬過禮後，也不放下手裏的棍子，就向燒得通紅的火爐走去。看上去，他大約只有十五歲。顯然，他已經很累了：黝黑的臉孔顯得有些蒼白，汗水沿着沾滿塵土的額角和兩頰流着。他一定是從遠處來的。

大家都望着這個走進來的人，但他却隨隨便便地坐到爐邊的櫈子上，把散了的皮鞋帶繫好，身子向着火爐，像是從風雪中走來似的，希望趕快使身子暖和一下。

少年沉默了一會說：「我是從很遠的村子裏來的。來找工作。」

「好吧，坐到椅子上來吧，」卡明一邊吃，一邊請他上來：「坐，坐！咱們吃完以後再談吧。等一會再告訴我們你是誰，作什麼的……」

卡明師傅家裏的人沒想到這天晚上會有客人來，而且是從遠方來的。但是這裏的居民有一種很好的接待客人的鄉俗：對每一個外鄉來的客人，不管他是誰，都要殷勤地招待。因此，衣衫襤褸的少年剛剛跨進門檻，卡明師傅的女兒就悄悄地將一張椅子移到桌邊，並且加上了一個湯匙。

女主人是一個身體結實、臉色紅潤的女人。她也邀請道：「坐下吧！不招待是不對的。」「你們多吃點，我已經吃過了，」少年一邊回答，一邊偷偷地瞥了一下放着熱氣騰騰的湯盤的桌子，把櫈子又朝火爐移近了一步。

但是，在客人還沒有坐到桌邊時，無論是女主人或是她的女兒都不肯坐下來。因此，加爾喬與其說是飢餓，還不如說是主人們親切的話語和熱情的態度，使他不得不和他們一道來用那簡樸的晚餐。他吃着，每吃完一口就望一望主人。瞧，這些人多好啊！讓僱工跟他們一

道吃飯！少年的兩隻眼睛在濃密的、好久沒有剪過的頭髮下閃動着。在這幾個普通的和藹的人中間，他感到很輕鬆，終於也開始隨便地吃起來了。但吃得太快是不禮貌的，所以他雖然餓得打算把那滾燙的豌豆一口嚥下去，但看到主人們喝完一口湯，將湯匙穩當地放到桌上從容地吃着；他自己也就這樣規規矩矩、不慌不忙地吃了。

在解決了飢餓問題以後，客人開始說話了：「我是從戈洛德①山谷裏來的，也許您聽過吧？」

「聽說過，怎麼沒聽說過！這就是那裏，那個山地裏，」卡明緩緩地說，豌豆湯裏冒出的熱氣薰得他滿臉通紅，「我們用的木材和各種木器傢什都是從那兒運來的……啊，真想不到，戰爭時期，我差不多走遍了全世界，可就沒到過你們那兒。」

「天呀，千萬別到那裏去。要是那兒好，我也不會逃出來了……現在，我要在哪裏找到一點工作才好。一個飯店的掌櫃對我說，好像您要找個人……」

「不錯，是凱爾列什②，我跟他說過，說我缺少一個幫手。」

「正是他！真的，他像隻肥蝨子，那樣大的肚子……」

① 戈洛德，意即飢餓。

② 凱爾列什，意即肥蝨子。

卡明的女兒看了看調皮的少年，不由得微笑了一下——啊，多麼黑啊！說話像放連珠炮似的。瑪利查嬌嬌也仔細地注視着他。只有卡明，連眼睛也不抬一下；他的嘴巴靈活地動着，在聚精會神地吃。吃飯時儘量少說話是他的老規矩。少年顯然看出了這點，也就不再打擾他了。一直到吃過晚飯以後，椅子都搬到爐子旁邊去了，卡明才開始抽煙，用有點嘶啞的顫動的聲音對客人說：

「現在，你說說你是什麼人，幹什麼的吧。」

「我叫托什科，瓦喬的兒子。也就是說，我的名字是托薩。但是，大家都管我叫加爾喬。我在小學唸書的時候就開始給人幹活了。因為媽媽死了，只好這樣給自己弄口飯吃……」

談話被卡明的女兒打斷了。她給父親拿來了一條毛巾和一隻用葫蘆挖成的水瓢。等卡明洗淨了幹活時弄黑的手，卡明的女兒也給加爾喬倒了一些水時，他却咧了咧嘴，轉到一邊去。

這種表情好像是說：你跟我開玩笑還是怎麼的？還能有人給我打了水送到手裏來麼？卡

○ 托薩是托什科的愛稱。

○ 加爾喬，保加利亞語，意即小烏鴉。

明的女兒以爲加爾喬不睬她。於是便走開了，她輕輕地擱好水瓢和盆子，有些發窘又有些張惶地站在一邊。

母親走到門外去抖桌布，不一會就聽到院子裏狗的吠叫聲和咀嚼聲；然後她開始打掃地板。卡明的女兒想從她手裏搶過掃帚來自己打掃房子，但當着客人的面有些不好意思；說不定他會以爲這是不體面的呢！從外表上來看，她已經是一個大人了，但在她發窘的表情和不大安定的舉止中，仍舊帶有不少的孩子氣。因爲沒有什麼可做，她就走到碗碟架前去。雖然碗碟都很乾淨，而且放得也很齊整，但她還是洗擦起來：把每一隻碗碟都翻一翻，好讓客人看到，那花紋繪得多麼美麗，那光澤是多麼耀眼啊。

卡明仍在沉思地吸着煙，他那被太陽晒黑了的前額底皺紋，顯得更清楚了。

「以前你作過什麼工作？」他問道，他底敏銳的眼光打量着客人。

「放過羊，看過馬，地裏的活都會幹。」

卡明接着問：「那麼在哪裏工作過，幫誰？」

少年覺得自己好像是在受審問似的，主人的眼光好像在說：「喂，老弟，別支吾了，老實說，打哪兒逃出來的？爲什麼逃了出來……這樣的人我們見過不少了……」加爾喬低下頭來，沒有馬上回答。主人的問題着實吓慌了他：關於他逃跑的事，大概到處都用電話通知

了！

他低着頭，用光着的脚尖畫着地板；後來，他苦笑道：

「唉，說起來要半天，可沒什麼好聽的……」然後，嘆了一口氣，抬起頭來，用信賴的眼光望着卡明，「我以前在克利瓦——巴拉村一個吸血鬼那裏做工。給他整整幹了一年，但到結賬時，他竟不肯給工錢。於是我就跑了。」

「嗯，不錯……有這種人，這樣的傢伙多呢！」卡明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喜歡追根究底的眼光仍然緊盯着加爾喬：「學過什麼手藝嗎？比如說，打鐵？」

「沒有！但是現在一定要學！要不然，眼看就餓死了。」加爾喬搖了搖頭，又補充道：「在我們山地有手藝也沒用處。全村只有一個師傅，茨岡人梅喬：他替人磨斧子，又代人釘馬掌。」

爐子裏的火苗一顫一顫地舔着爐窗和爐壁，火苗落下去了，後來又微微地冒了起來；最後，火焰好像困乏了似的，無力地伏到冒煙的煤塊上消失了。

卡明吸完一支煙，把煙頭扔到爐灰裏。

「好吧，咱們來談談工作，」他說。「本地有個青年孟喬跟我工作過，我很快就看出來了，他是不會有出息的：他作什麼事都不起勁，馬馬虎虎的。工作一小時，就在家裏休息一



小時。這樣是學不到手藝的。要是我能得到一個外地來的青年，而他又真正喜歡手藝的話，那我一定傳給他一隻飯碗，叫他成爲一個好手。他會一輩子都感謝我。」

「對，卡明叔，我會全心全意地去幹的……說老實話，以前我沒有幹過這行，但要是我想幹的話，你自己會看得出來的。我以前作過的每一樁事，都作得很好。」

「對，大家都這樣說，你們山地人，什麼都能作的。好，走着瞧吧，」卡明叔說，從談話開始後，他才第一次笑了笑。然後站起來，把嘴張得圓圓地打了一個呵欠，結束道：「現在可該睡覺了。」

的確，現在已經夜深了。村子沉靜下來了。連狗也不再吠叫，只有幾隻蟋蟀在破壞這

一片寧靜。

加爾喬坐在火爐旁邊，臉上映照著還沒有熄滅的煤火底淡紅的光輝。卡明叔這樣親切地微笑……也許，他真會留下他工作吧？

瑪利查娒娒在牆邊搭鋪。加爾喬想：「一定是給我搭的，可見，不會趕我到外面去了，今天我不必再走到什麼地方去蹣跚一晚了。」

隔壁房裏，卡明叔的女兒在給爹媽和自己鋪床。窗台上的油燈疲憊地閃爍着。火爐也在打盹。加爾喬疲倦極了，主人家一走出，他就在鋪着氈外套的床上倒下來了。

「喂，晚安……托什科，就這樣行嗎？」忽然，他聽到了卡明叔的聲音。鐵匠從門裏望了望他，然後，扭轉那頰長、消瘦而又有點僵硬的的身體，進入臥室去了，一面還低聲地叨唸着：「嗯，明天見吧……一日之計在於晨呢……」

加爾喬聽到主人親口向他祝禱晚安，樂得不知所措，竟什麼話也回答不出了。無論是主人或姐妹，甚至連親生的母親，從來沒有一個人向他道過晚安。在他短短的生命史上，直到現在才第一次有人把他當作親人似的向他說：「晚安，托什科……」並且，還是叫他托什科，而不是叫加爾喬。他感到了溫暖和幸福，像慈父的手愛憐地撫摸了他一樣。最後，他鼓足了勇氣想回答，但卡明叔已經在隔壁房裏大聲地說話了。「唉，我真是一個笨蛋！人家像親人似